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二十回 痛哭為知音一死一生交情乃見 傷心求結骨不生不死慘語難聽

須臾，船已散動。又李拜別任公，未能在堤邊候著，跟轎而回。已是點燈時候，又李走進書房，聽見素娥呻吟之聲，吃了一驚。鸞吹迎著說道：「哥哥辛苦壞了，素娥妹臥床，不能伏侍，奈何？」又李道：「我聽他聲氣甚是不妙，本欲俟明日哭祭老伯，即束裝歸家，如今只得留此替他醫好了病，再作歸計的了。」鸞吹道：「哥哥病未復原，如何可再著勞？料他也沒甚大事，待小妹扶他進去調理，哥哥寬心靜養，且到秋涼再處。」又李道：「且待我診一診脈看。」因把素娥兩手診過，攜燭去照看面色，說道：「此病不減愚兄。賢妹積勞之人，自己尚恐病至，何能料理病人？兼且不諳醫理。況愚兄病中，承他捨命伏侍，救我殘喘。他今有病，便視同陌路，此豈稍有人心者耶？」鸞吹含淚而謝。又李在身邊解下纏袋，說道：「此前日所收未能之物，今日江中，已賞去六錠，賢妹請收了。」又在順袋內，取出銀包，檢了兩錠銀子，交與鸞吹，托備祭席。鸞吹道：「明日祭筵已備，哥哥不必費心。」又李道：「賢妹所備，如何算得愚兄的！」鸞吹只得收下，吩咐未能趕備，候白相公祭過，再擺本家祭禮。又李上床後，即替素娥解帶寬衣，素娥不肯，說道：「恐病人體氣，感觸相公。」又李道：「我與你貼身而睡，痛癢可以撫摩，精氣可以滋潤，大解小解也便宜許多。我病時，你冷熱相偎，污穢親拭。怎你病時便怕體氣感觸起來？」素娥只得任憑解脫，又李摸其頭面，並撫摩其胸腹，見肋骨盡露，乳柄俱無，不覺痛惜起來，眼中酸酸的淚出，滴在素娥臂上。素娥著驚道：「相公，你怎沒正經起來？奴是女子，兼係下人，生死何足輕重！相公頂天立地，將來要做偌大事業，關係天下後世，倘若苦壞了身子，小奴之罪，重若邱山，如何當得起呢！」又李愈加感痛，因怕素娥著急，勉強安慰道：「我依你的話，總不愁苦就是了。」又李一夜驚驚測測，擁抱素娥，覺著素娥皮膚之內，一會是熱，一會把手在身上輕按，不甚覺熱，按至皮裡，熱氣漸旺，到得骨節之上，竟如火炭一般。想道：「此骨蒸之病也！我病中累他擔饑忍渴，受熱受寒，力盡神傷，致有此症！」次日黎明，復在床上調息細診，問明經水不行，說道：「你此病係骨蒸癆症，須以培腎水為主，俟腎水少足，然後補脾補肺。你深明醫理，可是這般治法的嗎？」素娥道：「小奴之意亦是如此。」又李起來，撮了一劑藥，開了房門，鸞吹已在門口伺候，問：「病勢如何？」又李道：「病根甚深，還可治得，賢妹不必心焦，如今藥已撮下，只要取水生炭了。」鸞吹道：「我叫生素來睡，料理水火之事。」素娥道：「今日節期，相公與小姐俱備有祭筵，小奴要掙起來拜一拜。」鸞吹忙道：「這使不得，你睡著還是吃力哩。」又李也便勸阻。只見素娥在床上兩手死力撐住蓆子，想要掙起，那知這兩隻臂膀不由做主，瑟瑟的抖個不住，一個瘦臉掙得失了色，更是難看。鸞吹急趕向前抱住，道：「嚇壞人也！」素娥喘息不止，垂淚道：「那知病已如此！」鸞吹再三安慰，出去料理祭席。又李煎好了藥，遞至素娥口邊。素娥要叫生素來拿，說道：「相公是何等之人，豈可伏侍小奴？不特褻瀆相公，也要消受得起。」又李道：「我與你分有尊卑，情無厚薄；你若只顧以為不安，反使我意不伸，於心不快。」素娥只得順受，急急的吃完了藥，說道：「但願吃下去見效便可，只怕奴病已深，非藥石所能療也。」又李道：「只要對症，自然見效；若心不寬，便有效也自遲了，快不要如此。」素娥含淚應諾。

廚婢報說祭筵已設，又李整衣出來，上了香，奠過了酒，拜將下去，伏地不起，放聲大哭。鸞吹初時陪著哀哭，哭到後來，見又李哭得利害，怕哭壞了他，反來勸止。那知又李這哭，出於痛腸，苦勸不止。未能站在半邊也哭呆了，許多僕婢圍著看哭，俱哭得發昏，連洪儒都哭得兩眼通紅，哭將起來。鸞吹已是哭得沒有聲氣，見又李伏在拜氈上直聲喊哭，大痛無休，只得跪向前去，苦口勸阻。又李哭道：「愚兄與老伯通家世姪，自不消說，只那邊一見，即蒙垂青，延請入船，非常關愛。罵座之態不以為狂，迂腐之談獨驚為異。至於賢妹，雖為愚兄救起，究有男女之別，而店中哭拜、被褥留遺，絕不嫌疑瓜李，稍涉防閒。此非深知徑鄙之懷，洞識拘迂之性者，何能至此？古人云：得一知己，雖死不憾。茫茫四海，知我如老伯者，寧有幾人？乃臨別拳拳，囑圖再會，憐才苦命，舍意無窮。而愚見以兒女之私、功名之見，忍忘肺腑，竟爽巾車。衣冠空在，人琴俱亡；撫今昔之殊，念幽冥之隔，能勿愴人心脾耶！」說罷益加號叫，竟哭暈在地，不省人事。慌得鸞吹、未能等連忙扶救，掐住人中，喊了半日才醒轉來。生怕又李再哭，急急扶掖到書房中，向素娥說道：「哥哥哭壞了，你可放開被兒偎抱著他，我去靈前祭了就來。」素娥聽又李號哭之聲，已是著急；今見僕婢們扶掖而至，嚇得那一縷瘦魂竟自飛撲出來，口裡答應，兩手忙將單被掀開，抱住又李肩頭，嗚嗚咽咽，心痛不已。鸞吹祭畢，如飛而來。

又李昏昏的睡了一會，睜開眼來，只見鸞吹坐在床沿上，兀的如死人一般，通沒了顏色。素娥一個頭貼著又李肩，兀自抖戰不止，說道：「我一時痛心，暈昏了去，此時已平復如舊，怎累你們慌得這種樣兒，豈不驚壞了我！」鸞吹等才略放心，大家都定。一刻，廚下送酒席進房。鸞吹道：「哥哥只怕選用不得。」又李要鸞吹等放心，說道：「我已好了，有什麼用不得？」鸞吹道：「今日節日，我備兩席草酒，打算請哥哥合素娥妹坐坐，那知賢妹病勢如此，只可改日補請的了。」素娥道：「小姐真要折殺踐婢了也。」鸞吹請又李上坐，自己在下席相陪，雖也勉強相勸，卻都是哭壞了的人，不過略見大意，就撇開去。又李席間，把衝中醫病，及看龍舟之事，述了一遍。問道：「我簪發的如意，緣何不見，卻換了一枝金簪？」鸞吹驚異不已道：「哥哥原來更受此勞苦！妹子那如意，因哥哥病瘧時怕折損了，才換這金簪的。明日梳頭是換正，可也怎竟沒留心，連換了頭中都沒看出？」素娥道：「相公醫法，如此入神，怎這藥吃下，一些不見動靜，想病已入膏肓矣。」又李道：「他們的，都是風火症候，易於奏功。你這病，是本原上來的，何能速效？醫下三五日，有些效驗，就是對症之藥了，豈可如此性急？」素娥點頭，也只望漸漸奏效。

那知醫了幾日，如水投石，倒覺得胃口裡泛泛的，只顧噁心。素娥道：「奴因相公病重，每日俱帶些餓，老爺週年，死忌這兩日便是一日到晚，沒吃東西，脾胃想是傷了！相公用藥，可要些補脾之品？」又李道：「補脾之藥，無不香燥，助火涸水，故此不敢輕用。如今也罷，加入一二味滋潤些的脾家藥罷。」鸞吹問素娥道：「你的月事，怎不見來？」素娥道：「骨蒸如此利害，已成乾血癆症，那得還有月事？」鸞吹道：「哥哥醫學極精，豈有屢服無效之理？只怕你諱疾忌醫，致哥哥錯會病原，所以不效。」素娥道：「婢子實不知自己病原，怎肯諱疾忌醫？」鸞吹紅著臉兒道：「我與你情深義厚，無不可言。我看你神思倦怠，噁心嘔吐，咳嗽足腫，月事不行，莫非坐了喜麼？」素娥聽罷，羞得滿面通紅，涕淚俱下道：「小姐怎說起這樣話來？莫非疑心婢子與白相公有苟合之事麼？婢子即有邪心，白相公豈有屈就？前日穩婆驗試，就要弄出大事，性命便不可保，何待今日！」鸞吹吃驚道：「我前日因你失曉，搗門進來，見你與哥哥交頸而眠，褲子都脫卸在床，因恐丫鬟們進來窺破，故鎖了去。及至開門時節，你又兩臉脹紅，似有含羞光景，次後見你呵欠連天，我竟疑及此事。所以哥哥破腹，猜是撲風受寒。當官驗試，感謝神差鬼使。那知你尚是女身。若非今日說明，此疑何由得白？」素娥因將誤服淫藥之事，述了一遍，說道：「婢子見小姐叩門，知已看破脫褲同寢之事，見了小姐，不覺羞滿面。那夜如此作為，疲乏已極，所以連連呵欠。」鸞吹道：「既是如此，為何出門聽審，那般畏懼？」素娥道：「婢子想一到當官，自必水落石出，不特官府要治男女同床，瀆亂禮法之罪，而於公庭上，供出穢褻實情，故此害怕。」鸞吹驚喜，慚謝道：「我以小人之心，度君子之腹，開罪無窮，慚感靡盡！只是賢妹之病，竟如此深得，如何是好？」不覺又垂下淚來。

那知這一會長談，虛火益熾，神氣益傷。又李治了幾日，脾不見旺，腎水愈枯，毛髮俱焦，形神俱槁，一身大肉，落去無存，把一個嬌滴滴的玉人，變做了一桿枯木，毫無生意！起初還呷幾口粥湯，後來竟是水米不沾。起初大小便還勉強扶掖起來，後來竟直僵僵挺在床上，任憑抽墊了。弄得又李主意全無，鸞吹只顧哭泣。素娥心中甚清，知道身子是不得好的了，生必又李、鸞吹著急，強著要作歡容。那知笑臉都是愁顏，驚齒牽唇，愈增兩人悲切。到了五月十二這一日，鸞吹入內，素娥苦苦討鏡照了，長歎一聲道：「斷無生理矣！」因把手牽著又李衣袖道：「奴的死期，就在早晚！有一句話，幾日要說，如今緩不得了！奴本儒家，父母早喪。一兄失手，打死了人，問成絞罪，遇赦減流，發配廣西，不知生死。奴自賣府中，雖蒙老爺小姐青眼相看，自恨已作下人，

終身豈能自主，倘誤配匪人，固情難苟活，即牽絲俗子，亦竇志半生！幸遇相公垂憐，辱收葑菲，私心歡躍，不可名言！自憐命薄體微，豈能長侍巾櫛？然猶冀有十年之壽，得承雨露，稍服勤勞，或子或女，得一人以延血脈，則臨危撒手，瞑目九泉矣。何圖宿孽已深，朝榮夕萎，從此永辭人世，遂化青磷耶？」說到那裡，咽不成聲。又李一陣心酸，真如刀割，把鏡子燭台放在床前桌上，將身倒下，捧住素娥之面，含淚說道：「你不要說了，令我心痛欲死矣！」素娥哽噎了一會，哭道：「小奴死後，相公若肯垂慈，將我屍骸燒化，結骨帶回，使我魂魄一路可以追隨相公。到家後，隨分把一塊地埋著，清明除夕燒化一陌紙錢，小奴九泉之下，感激相公天高地厚。」又李聽到傷心之處，淚落如雨，說道：「你還要好起來哩。倘若不幸，我載你棺木回去，擇地安葬，將來璇姐若得生子，就立在你名下，歲時奉祭，決不使你為無祀之鬼也。」素娥道：「相公若肯如此加惠，小奴含笑入地矣。」因要掙起來叩謝，那裡掙得起來，只把頭在又李肩上泥了兩泥道：「小奴如何報答相公！」說罷睜著眼睛乾哭，更哭不出一滴眼淚。

又李心上如有幾十把小刀絞轉的一般，連話都說不出來，只把衣服解開，抱住素娥頭頸在胸前偎他歇息。旋聽見素娥微微鼻息，像是睡了去的，因呆想道：「怯症本是難醫，但沒有這般快當，想事在早晚了。我此後還要治什麼病？說什麼醫？回去便當把家中所藏醫書盡行燒燬，不要再去誤人性命了。」復想起素娥在銅屏上火爐中的事來，不覺一陣心酸，淚落不止。又想到：「我直恁命薄，一個璇姑，現在杳無下落，前日江中果見一個道士、兩個女子，則璇姑不在豐城可知。如今是死是生，尚未可定。素娥病勢又在目前，雖我有老母在堂，當以理節情，但此二女倘有不幸，則鳥啼花落，觸處悲傷，更有何心浪遊天下？從此當杜門養母，藉斑衣之戲，以忘此恨耳。」因又想到：「看脈察症，其為骨蒸癆瘵無疑，怎這樣對症藥兒吃下去，反有增無減？莫非誤服頭陀之藥，尚有餘毒在內，熱邪未清，愈補愈熾，也未可知。」因一面鬆下手來，

褪去衣褲，貼身擁抱，只見一陣冷氣直逼上床，頓覺渾身起粟，毛髮直豎，桌上的蠟炬便淹淹的直滅下去，只留一點亮光，似明似滅，連床帳都照不見一些影兒。又李暗想：「光景蹊蹺，莫非素娥此時就要去嗎？」因貼過臉去候他鼻息，卻還有些游氣。只見素娥身子震動，喉間格格有聲，又李疑要上痰，用手摩他心胸之間，摩了幾下，只聽得嚶的一聲，素娥在夢中哭醒轉來，心口不住的亂跳。又李忙偎他臉兒說：「不要害怕，我抱你在此。」素娥道：「原來是做夢。」又李問所做何夢，素娥只不肯說，道：「無非是不祥之兆。相公，外面是甚時候了？」又李道：「約摸有四更天了。」素娥道：「奴只怕等不到天明瞭。」又李道：「你怎說這話，我還有個想頭，要醫好你哩！你且把夢說來。」素娥道：「說來恐怕嚇了相公。」又李道：「夢好也罷，不好也罷，原是作不得准兒的。你只顧說來。」素娥只得說道：「方才睡去，見一個頭陀，滿身血穢，趕來向奴索命。奴慌忙逃避，卻被兩個黃臉神道攔住，那神道一個是宰相打扮，一個是將軍打扮，奴便求救於他。那尊神道都說是該還他命的，用手扭住，將一柄解手小刀在奴口中戳進，把喉腹腸腑一齊劃破，那刀子直到小便處划將出來，奴便死在地下。那頭陀神道都不見了，只見老爺走來，將我身軀提在外邊竹園內青草地。奴想老爺是已死之人，他來領我，我又身軀殘毀，橫臥荒原，得此凶徵，再無活理了。」說罷，嗚咽不止。

又李一面聽話，一面伸腿去緊緊的抵住素娥玉戶，一張嘴哺著素娥之嘴，含住舌頭不住的吮啞。素娥道：「相公怎是這樣，奴係將死之人，滿口臭穢，若觸傷了相公，怎麼處呢？」又李道：「你不要說話，有個緣故哩。」素娥便不做聲，又李把素娥的舌頭細細吮啞，又伸進舌頭去抵住素娥的舌根，不住的攪動，下面一隻腿連著前陰後臀緊緊抵住，足有頓飯時候，然後放開，說道：「你有更生之路了。」素娥連忙根問，又李道：「我夜裡正疑及此，恰與你夢相合，竟是未老伯冥冥之中來指示你的生路。你夢頭陀索命，可見病因頭陀之藥而起；夢黃面神道，一為宰相、一為將軍，明是甘草、大黃兩味神品。我把你病做怯症醫治，豈知毒藥之氣未除，反熾其燄；後又加人脾藥，更助其火，所以有損無益了。你那日誤服毒藥，我摟你在懷，覺一股火烈之氣熏灼得口中及股上都是成疼，方才試之，仍是一般。若以大黃蕩其邪，甘草解其毒，豈不對症？那解手小刀還藏著一件藥引，竟是用小解和服也。淫藥迷心，心與小腸相表裡，所以淫津邪汗俱能解散藥毒。如今將小便引經，使大黃、甘草氣性直走小腸，豈不神速？白又李，你好僥倖，好快活也！」素娥細想了一遍，道：「相公此解頗極精微，但夢中死在荒郊，恐無生理。前服頭陀之藥，相公說冷水可解，我已經吃過許多，真個淫心蕩志當下瓦解冰消，如何還有遺毒在內？奴此時渾身肉落，一息絲懸，甘草雖有調和之功，大黃實有倒排之力，只恐一匙下嚥，便與相公永訣耳。」又李道：「夢死得生，並非惡兆。那頭陀之藥雖被冷水解去，然止解其勢，未解其氣，況你是含花閨女，不比破體之人，彼服淫藥交媾者，用水解過，男女淫精即時泄出，會合之時，各人盡興，事畢之後，心汗沾濡，毒氣方能解散，然且必有留除，若屢行服用，斷無不受其害者，重則喪其性命，輕則殘其體膚；近則發難於本身，遠則貽毒於子女，何況你興既抑而不伸，苞又含而未吐，這藥一股辛熱酷烈之氣，教他何處發洩？以致熏蒸腸胃剝削精神，竟與骨蒸癆瘵之病無殊也。至於毒藥所以治病，但不可過劑而已。經云有故無殞，你豈不知，怎猶作此畏首畏尾之論邪？」素娥方才豁然道：「相公開示明確，小奴可望更生矣。」

又李心裡快活，等不及天明，就起來叫生素生火。只聽外面敲著房門問道：「哥哥為何如此早起？」又李忙開門，說道：「天還未明，賢妹為何就起來了？」鸞吹道：「這便還好。妹子因放心不下，走來探看，方才在院子裡見東方已有些光，天也就要亮了。」素娥在床上說道：「小姐如此掛心，婢子怎生消受？」又李忙去撮藥，鸞吹問病勢增減，又李道：「如今好了，有藥在這裡了。」素娥道：「婢子做了一夢，相公詳解出來，竟是老爺托夢指示藥方。」因把夢述了一遍，鸞吹嚇得滿臉失色，說道：「此夢甚是不好。」又李將解夢之法述了一遍，道：「賢妹以為何如？」鸞吹道：「小妹是不諳藥性的，只吃下去見效，就謝天不盡了。」又李看生素煎藥，一面問鸞吹要參，說：「解去毒氣，立刻要扯他元氣哩。」鸞吹忙進去取。又李忽想起來，向素娥道：「你以夢中身臥荒郊為不祥，我也只解夢死得活，如今看起來也是兩樣妙藥，你夢臥於青草之中，青者侵也，草頭加一個侵字，豈不是人獲的稊字？竹者粥也，以參煮粥，扶植元氣，豈非又是兩樣妙藥？」素娥愈加歡喜。鸞吹拿參出來，對素娥說道：「我替你在靈前點上香燭，祝告過了，保佑你這貼藥下去即時見效也。」素娥感泣致謝。

須臾，煎好了藥，又李拿碗到院中，除去兩頭，解了一碗小便，進房將藥倒出，和人半碗，伏待素娥吃。素娥連日被藥所苦，因恐又李費力，生生強咽，甚是煩難，此時心上開鬆，看這藥是救命靈丹，恨不得一口便吞下去，那頭也覺得輕了些，竟是側得轉來，不消幾口就把這一碗連尿帶藥一齊都吃了下去。說道：「小奴生死，只看這一劑藥了。」又李一面安慰道「這是必效的」，一面取一床單被摺作四摺，將粗紙一刀，替素娥墊好。只聽得腹中輪轉，響了一會，漸漸響到小腹之下，流將出來，都是些黑水。素娥已是發暈。又是一陣出來，那水就紫了些。素娥兩隻眼睛都插人額顛裡去了。鸞吹嚇得抖戰，說：「哥哥，這光景不好。」又李道：「不妨。」摟住素娥嘴兒，接了幾會氣，就醒了轉來。鸞吹抖戰略定，那水卻由紫而紅，由紅而淡了。又李忙令生素準備參粥，看素娥時，兩眼閉合，口鼻之內俱是冷氣了。又李連接了幾口氣，總不轉來。鸞吹重複抖起。又李亦自心慌，也不顧鸞吹、生素在旁，並滿床污穢，竟跨上床去，揭開單被，爬在素娥身上，一腳屈入素娥胯內，將膝蓋抵住前陰後臀，不放一些出氣，將棉絮捻緊塞好鼻孔，兩手掩住素娥耳目，把嘴合在素娥嘴上，盡力吸那冷氣，復從丹田裡提出一股熱氣，推入素娥口內，一連接了三口，不見素娥醒來。又李十分著慌道：「此時不得轉來，這事就不可知了。」因復用力吸了幾口，拚著性命將滿腹中真氣一齊吊起，手腳一齊加力抵墊，搵著口兒如狡狴吐火，嚶都一聲，直衝進去。又李神氣俱傷，渾身發抖。鸞吹正拿著一碗參粥，幾乎倒在地下，忙放在椅子上，放聲大哭。只見素娥咽喉一脹，頭頸一動，直側過去，喊一聲「悶死我也！」又李說聲「好了！」扯去棉絮，放開手腳，側臥在床，喘息不休。鸞吹又驚又喜，收了哭聲，令生素再倒一碗參粥，一口一口的哺與素娥，漸漸眼睛放開，皮軟色活，神氣漸復。哺有半碗米景，素娥睜眼道：「相公，小姐！不料又得相見也。」鸞吹道：「你方才竟如死去一般，把我兩人幾乎嚇殺。」素娥道：「婢子心中甚是明白，只被一股冷氣寒住，不得出聲。如今是好了，只是累相公小姐如此擔心費力，真個要折殺婢子。」鸞吹道：「休說這話，但願你就好起來。只是肉已落盡，不知幾時才得復原哩。」又李道：「病根已去，只要調理得宜，補益如法，便一日一日的好起來，不消半月，便可復原了。」因起來把粥碗放下，說道：「我的一碗已吃完了。」鸞吹忙要再

哺，素娥道：「此時已能呷食，不敢再褻瀆小姐了。」鸞吹把那半碗參粥側在素娥口邊，一口一口的竟自呷完，不覺笑逐顏開，說道：「真個好了！」令廚婢打水與李洗澡換衣，替素娥收拾床鋪，直到夜來，歡笑之聲不絕。

自此調理了五七日，肌肉漸長，氣血漸生。縣中屢次叫人來請，又李只推病後勞乏，在家調護素娥。到了五月二十二這一日，任公親自到門，又李還要托辭，素娥再三勸說：「小奴病勢已無變頭，豈可擔誤相公正事？」鸞吹亦再三懇懇，然後出廳相見。任公一見面便道：「原來先生果然反覆，尊容竟清減了許多。弟擬備一酌，屈先生枉過，暢聽珠玉；如今轉要奉勸先生靜養幾天，再來虔請的了。」又李道：「如此足感盛情。」吃了一道菜，即告別而去。又李進來把鏡一照，果然面容骨瘦，甚不好看。復看著鸞吹道：「賢妹也是一臉病容。」因自己診一診脈，又替鸞吹診過，寫了藥方，大家吃藥。

過了六七日，覺道各人面上都有些肉來。素娥也下了床，半眠半起，鸞吹叫廚下備了酒席，抵死要素娥入席，素娥苦辭不敢，鸞吹道：「哥哥在上，聽愚妹一言。素妹雖係下人，原出舊族，與小妹誼如骨肉。今又代小妹伏侍哥哥，盡心竭力，不避湯火，小妹感之徹骨！今此席特為素妹而設，一則謝他代我之情。二則與哥哥說明，要送與哥哥為妾。從前已有約言，姊妹稱呼的了。如何還固執不坐呢？」因向素娥說道：「自今以後，我便稱你妹妹，把素娥二字絕不提口。你須叫我姐姐，將小姐二字束之高閣。愚姊之心，可表天日，如有不誠，明神殛之！妹若違此，亦招譴責也！」復向生素等說道：「以後僕婢們俱稱呼二小姐，如有違誤，定行責處。」生素等俱各應諾。素娥失色道：「蒙小姐天高地厚，如此相待，素娥感激，深入肺腑，但欲減主僕之分，倒冠履之辨，是斷斷不能從命的。寧受神譴鬼責，死亦無怨。」又李道：「素姐恩情，愚兄感之入骨。不瞞賢妹說，愚兄與彼雖無所染，卻已有約言，正要相求。賢妹今承盛意，愚兄不為虛讓，俟回家稟明老母，即便擇日來迎。至素姐之謹守主僕名分，原是正理，但文子與撰同升，衛青由奴拜爵，女子中以賤而貴者更復指不勝屈，素姐你若只顧推辭，反辜了世妹一片大公之念。恭敬不如從命，我竟要強作主盟的了。」素娥沒法，跪下去連連磕頭，道：「承小姐抬舉素娥。」話未說完，鸞吹跪地接說道：「哥哥既做主盟，便當伸法，妹妹口中尚以小姐見稱，請問何以治之？」又李道：「恕其初犯，以後再不可估過了。」因逼著素娥改口。素娥只是不敢，將手去擊起鸞吹，鸞吹道：「妹若不相叫，愚姊今日是不起來的了。」素娥無奈，只得低低叫了一聲「姐姐」，鸞吹便連呼妹妹，平拜了四拜起來。素娥又跪下去謝又李收留，又李攙起道：「論理是我該謝你哩！」素娥又要叩謝，鸞吹一把拖住道：「我和你既為姊妹，怎還尚有許多虛文？」又李要謝鸞吹，鸞吹連聲「不敢。」人起席來，素娥只得坐了。鸞吹送過又李之酒，因向素娥道：「本該親送一杯酒與賢妹的，既為姊妹，轉有不便了。生素，可斟酒與二小姐。」生素滿斟一杯，笑嘻嘻的送與素娥。道：「二小姐清酒。」素娥紅著臉兒接了。

大家說說關關，開懷暢飲。又李觸看江中漢於，因太息道：「世事何常，庸人但徂目前，不知埋沒了許多豪傑！素娥姿容秀美，德性溫柔，守定識高，奚止閩中之秀；只因久屈金釵，今日驟登繡閣，便有許多踟躕之狀。即如前日江中支拳的漢子，將來若有際通，怕不是一位分茅祚土的功臣？只因久屈泥塗，致為群兒所辱。愚兄前日將賢妹四錠銀於贈之，還不知受了多少人的嘲笑哩。」鸞吹道：「便是前日未能回家，也說過有一花子，支著空拳，沒些本事，白相公倒賞了他幾錠銀子，岸上人都以為笑談。不知那漢子有基本領，得邀哥哥賞識？」又李道：「那漢子生得豹頭虎項，碧眼虬髯，渾身赤筋磊塊，如葡萄藤一般糾結，沒得些空縫。此非運氣煉筋極有功夫者，不能支的架子，無目者俱笑為空拳。豈知他兩手向天一托，真有上托泰山之勢。向地一禁，真下有禁鼉魚之力。前推後勒，不啻排石壁而倒銅牆；左探右攬，直可攬青龍而鞭白虎。即古之賁、育，無以過之。愚兄天生膂力，得有真傳，與之並驅中原，猶未知鹿死誰手耳。」鸞吹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哥哥神力，妹子在湖邊習見而知，究竟不知有許多斤兩？」又李道：「愚兄之力，沒有上秤稱過。也不知實有許多。」因一眼看見那扇古銅屏風兀自側在半邊。指著說道：「敢怕這樣銅屏五七座，也還拿得他動。」鸞吹合素娥都駭然道：「不信試樣銅屏，就拿得起許多座，我們真如蟪蛄之見矣。」

鸞吹又想起遺囑來，說道：「近日嗣弟頗有悔心，要妹子將父親遺命的一百畝田檢出文契來，請哥收去哩！」又李堅不肯受，鸞吹道：「既哥哥堅執不受，等妹妹出門時，作為畚田罷了。」又李正待開言，只見小丫鬟拿著一個大紅全柬進來，說道：「是未能傳進縣中的請帖。」又李接看，見寫著「謹詹六月初三日，潔治蔬觴」等語，知是難辭，將帖收下，傳命未能發放差人回去。又李此時酒落快腸，斟來的就於，不覺已有六七分酒意，因講銅屏時鸞吹素娥都有不信之意，遂立起身，叫生素滿滿的斟了三大爵，連飲而盡，說道：「愚兄竟大醉矣。」走過幾步，兩手去扶正銅屏，提了一提，說道：「這屏是重的。」鸞吹、素娥都著慌道：「前日五六個人不知費了多少氣力才得側轉，怎去提起他來？可知是重的了。」鸞吹又道：「哥哥病後，不要閃了貴手。」又李笑道：「連日纏綿床席，幾令我有脾肉復生之歎。今日且搥一回羯鼓，以博賢妹們一笑。」因把三個指頭將銅屏拈住，輕輕撮將起來，撮至院內，向上直托起去，在院中走了幾回。鸞吹與素娥都嚇壞了，一齊說道：「敢怕乏了，放下來罷。」只見又李忽地往上一擲，那銅屏躍起空中，離地有三丈多高，映著那落日的光芒，閃閃爍爍，如水晶相似，望著又李頭上直劈下來，只聽大叫一聲「阿呀」，正是：

漫道泰山將壓卵，豈知隻手可擎天。

總評：

鸞吹勸阻，未能哭呆，婢僕發昏，洪儒眼腫，其感十分，其慟方是十分，其傷亦必至十分也。畫家烘雲托月之法，此盡其妙。又李哭說一段，點出十分傷心之故，真足令石人下淚。

鸞吹經月之疑，至此始為點明，使素娥不病，病而非此等症候，鸞吹之疑，將終身不釋矣。玉以磨而發彩，劍以拭而騰光；素娥此病，其他山之石、華陰之土歟？

文家有做結解結之法，鸞吹之疑結，自見褲管做起，而素娥煩紅頭低，而又李身乏，而素娥連連呵欠，而面紅不答，而又李連瀉，而承認撲風，層層扣結，遂至穩婆驗試，通縣皆知，而鸞吹心結始終不解，將終無解日矣。至此乃一解而散。其始也，非鸞吹之必疑，作者做結之法也；其後也，非素娥之心病，作者解結之法也。自做自解，使讀者錯亂顛倒於文法中，而皆實有其事，實有其理，實有其情。此為人巧極而天工錯。